



□文/崔向珍 片/罗雅君

浅紫色的芦荻，金黄色的芦苇，火红色的翅碱蓬，青绿色的馒头柳，洁白的鸥鸟，浑黄的河水，蓝色的大海，在万里黄河的下游，尽情铺展了一幅美丽绝伦、生动立体的生态画卷。

秋天的风，浸透了巴颜喀拉山的清冽，裹挟着黄土高原的粗犷，在黄河入海的地方左冲右撞。

“白露思蒹葭，秋风生荻花。”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，高洁清雅的芦荻连成了片，东一片西一片，看不到头，望不见尾。数不清的芦穗在风中起伏流淌，紫色的波浪如裹了轻烟的霞光，一片推着一片，一层挤着一层，梦幻一样的迷离，仙子一样的缥缈，远了，又近了，近了，又远了。

“平野无山见尽天，九分芦苇一分烟。”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这片海拔只有8.8米的年轻湿地上，宁折不弯的芦苇连成了片，莽莽苍苍的芦苇花在秋风中浩荡如海洋，在温暖的秋阳里，翻银流玉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万亩白浪一浪高过一浪，直涌到草天相接的远方，和满天轻盈的白云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大美仙境。一群一群的丹顶鹤、东方白鹤、白鹭、白天鹅、白鹤、海鸥……隐在洁白的苇海里，风吹芦花，鸥鸟扑翅，水影依依，动静相宜。它们忽然间飞出苇海的瞬间，阔大的翅膀扇起数不清的芦花飞舞，鸥鸟的身影融进一朵一朵的白云里不见了，细碎的芦花也融进一朵一朵的白云里不见了。

秋高气爽，蓝天白云，在芦花涌动的海洋里，灿如朝霞、美如锦缎的百里翅碱蓬正燃烧着无边无际的火红，用最热情最明亮的色彩，渲染着黄河入海口湿地无限的生命激情。一丛丛晚生的芦苇掺杂在火红的翅碱蓬里，葱绿耀眼。红红绿绿，互相扶持。一群一群丹顶鹤高亢洪亮的鸣叫声，一次又一次打破红海滩的宁静，它们争先恐后地“跌落”到火焰似的翅碱蓬棵里，不慌不忙地迈动细细的大长腿，悠闲地觅食，嬉戏。葱绿的芦苇，火焰般的翅碱蓬，洁白的丹顶鹤，这色彩的搭配自然亮丽，艳而不骄，浓而不腻，蘸墨可成诗文，入画自是绝美。

芦荻、芦苇、翅碱蓬……这些野性十足的植物，认准了黄河口湿地接纳百川和胸怀日月的大气，想往哪里扎根就往哪里扎根，想在哪里生长就在哪里生长，日复一日地由着性子扩展着各自的领地。

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到处是水。水在芦荻丛里，水在芦苇丛里，水在蒲草丛里……这些野性十足的水流，汇聚了海水的咸腥，河水的甘甜，这里一弯，那里一弯，深深浅浅，想往哪里流就往哪里流，想裹着白云就裹着白云，想裹着鸥鸟就裹着鸥鸟。

水里的鱼儿也是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，肥美的螃蟹举着粗壮的大钳子，得意洋洋，四处横行。

水到高处自然停了，长长的水岸线挤满了倔强的馒头柳。枝繁叶茂的馒头柳林里，野鸭和丹顶鹤悠闲自在地欢鸣，高傲的白天鹅在树下呼朋引伴。这些成团成片的馒头柳林太让人惊艳了，在芦苇和水塘的包围中，它们的枝枝干干间透出来的是钢铁般的坚韧，一点也找不到如丝的柔软和诗意，它们的身躯虽然并不高大，但是当它们抱成团连成片闯入视野的时候，我却从它们低调的倔强中读出了黄土高坡固有的豪爽和浑厚，黄河水一泻千里的豪迈和大气。无论是聚成一个绿色的小岛，还是匍匐在咸涩的盐碱地上，无论是和风朗日还是风狂雨骤，它们都用发达的根系紧紧地握住脚下的土地，不慌不忙地书写着生命的勇敢和坚强。这些馒头柳的种子从黄土高坡几千里跋涉而来，一路上穿峡谷过险滩，战胜了无数风刀霜剑，经过了跌宕起伏的千锤百炼，最终在黄河滩上生根发芽、枝繁叶茂。

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芦苇荡，是被平坦的大路硬生生劈开的。路两边的电线杆上，几乎全都是东方白鹤的巢穴，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虽然体型巨大，但是体态很美，宽而长的翅膀，洁白的羽毛，长长的腿脚鲜红夺目，特别惹人喜爱。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，大大提高了东方白鹤的繁殖数量。

“远来黄河流不尽，望去渤海潮永生。”群鸟翔集时遮天蔽日，河海交汇时波澜壮阔，无论是谁，无论你来自何方，只要你来到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，置身于这片野性十足的土地，这些原汁原味原生态的大美景观，足可以让你的思绪无拘无束，野蛮生长。
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沧海桑田，大河息壤，不知道是不是万里奔涌而来的黄河水，一路上裹挟带来了兄弟省市的缤纷色彩，还是我国最大的内海撞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，在这片被誉为全球最年轻最典型的湿地上，不仅集齐了你想要的所有颜色，还能欣赏到波澜壮阔的黄蓝交汇。观赏黄蓝交汇的壮丽奇观是需要天时地利的，如果来得正好，如果阳光灿烂，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，或者轻摇慢移的游船上，看着长长的巨龙蜿蜒入海，一条黄蓝相间的缎带飘来飘去，金黄的河水与湛蓝的海水你来我往，相依相拥却不肯相融，一声一声的感叹之余，游客也就只能把杜甫的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”换成“此景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观”的吟诵了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## 色彩斑斓黄河口

群山依偎在城市周围，形成一道天然屏障，山坳中高楼林立，错落有致。

有山、有树、有花，自然要有亭才算雅致。半山中的“崇廉亭”俊朗挺拔，仿古式亭阁风格，伫立亭中，抬头仰望，庄严肃穆，莱山“痴愚老人”李永绍仕于两朝、清旷淡雅、清正廉洁的事迹涤荡亭间。山顶的“凤凰阁”是公园的地标性建筑，四层楼阁为清代仿古建筑，屋顶为歇山十字脊，稳健端庄，刚柔相济，周边三个群阁与之相拥而立，呈现众星捧月之势，安详地守护着凤凰山。

面对如此景色，工作在山脚下的我，自然不能辜负这大自然的馈赠。入秋以来，每天中午时光，便与几位挚友相约同游凤凰山。于我而言，与其说是爬山，不如说是寻找与山对话的机会。当踏上蜿蜒陡峭的石阶，表面看是在考验脚力，实际却是意志力的比拼。当你举头长叹正欲退却的时候，它似乎那么强大，当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的时候，它似乎那么渺小。在强大与渺小之间，山的高度是丈量意志的尺度，这与人生又何其相似。

秋天到了，山林的色彩斑斓起来了，绿色、紫色、黄色、红色的树叶争奇斗艳、兀自绽放，自顾自美丽，从远处眺望仿佛给蔚蓝的天空点缀了点点斑斓。

晴朗的天气，站在云岭远眺，别具一番风情。向东北而望，蔚蓝的天空与湛蓝的大海在极远处交汇，融合成一条长长的蓝线，偶尔白云遮挡下的海面，犹如一条条墨玉长带；海平面上，忙碌的渔船宛如一朵朵白色的浪花。向东南而望，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、逶迤相连，昆嵛山、养马岛等尽收眼底。

美哉凤凰山，劝君有空来此一游、赏景畅玩，或许能有不一样的发现与思索。

## 【共享记忆】

## 远去的蓑衣

□厉勇

我记得小时候，蓑衣总是安静地挂在黄泥墙上，很沉闷地挂在那里。只有到了春耕或秋收，遇上下雨天，父亲穿了蓑衣去田里干农活。蓑衣像一只棕色的鸟，安静地趴在父亲身上。任凭雨水如何打落，有了蓑衣的庇护，父亲不动声色地在重重雨幕里劳作。蓑衣只到父亲的小腿那里，他挽着裤子，戴着斗笠，在风雨里变成一幅安静的水墨画。

小时候，我不是很喜欢蓑衣，因为它的材料有点扎皮肤，穿着也很笨重。

乡下的房子后来拆了重建，蓑衣似乎也不见了。两个读小学的侄女在新房里长大，从来没见过蓑衣。有一次，大侄女突然问：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叔叔，蓑衣是什么用的？我们家里有吗？”我问母亲，母亲想了半天说：“那两件蓑衣造新房的时候，不知道扔哪里去了。”听完，我有点担心，现在的孩子要怎么理解古诗词里提到的蓑衣呢。就像我，即使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见过村里人穿着棕色的蓑衣在雨天里穿行，我也是今天才弄明白，蓑衣明明不是绿色的。

为什么张志和的诗里蓑衣是绿色的，而现实里的蓑衣是棕色的。看似寻常，相信很多人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。为啥这首传诵千年的古诗，我会读会背，却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？

苏轼在《浣溪沙·游蕲水清泉寺》里，化用了张志和的诗句：自庇一身青箬笠，相随到处绿蓑衣。斜风细雨不须归。古人到底有没有写错？原来古时候的蓑衣是用绿

色的蓑草编织而成的，蓑草，也叫龙须草。生长的时候确实是好看的绿色，是和田野里所有绿色植物一样明亮的颜色。但只要将它收割了，晒干拿来编织蓑衣，那蓑草也是会变黄的呀。

到了现代，人们用棕榈来制作蓑衣，做出来的蓑衣颜色是棕色的。如果从材料上严格来区分，可以分别叫蓑衣和棕衣。我想，诗人之所以这么写，还因为青和绿的颜色比较和谐，也可以更对仗，可以写出烟雨江南春天的感觉。

古诗里关于蓑衣的诗词很多。穿蓑衣的人也不一定是干活的农人。唐代柳宗元的《江雪》里写道：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这里穿蓑衣的渔翁在皑皑白雪的世界里，孤身一人。那件蓑衣也许是白色世界里一抹不一样的颜色，渲染出渔翁的孤寂和大侠风范。最被人称颂的豪言壮语是：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苏轼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，虽处逆境屡遭挫折，但自己毫不畏惧，也不颓丧。其倔强性格、旷达胸怀和面对人生困境的豁达境界一览无余，此句被很多人视为座右铭。

小小的一件蓑衣，现代人却引申出了大侠的意象。在类似《英雄》这样的古装电影里，蓑衣似乎成了大侠的道具或伪装。在那水气氤氲、烟雨朦胧的竹林里，穿着蓑衣的大侠在绿色的竹林里匆忙赶路，偶尔还使用一下技艺高超的轻功，便能看见蓑衣在天上飞。

如今，越来越少有农人会穿着不舒服的蓑衣干活。我想，也许以后蓑衣只会在古诗词、博物馆和电影里出现了。

【此心安处】

## 凤凰山秋语

□刘云利

金秋时节，烟台的凤凰山色彩斑斓，惹人爱怜。

山中树木相拥而生、高矮和谐。成群的麻栎、刺槐、黑松等挺拔而立，有的扎根山石，用它倔强的生命撑起凤凰山的片片绿色。树下的荆条、花木兰、山合欢等灌木依地而生、高低相映，仿佛山林中的每一个空间都有自己的定位。

顺着蜿蜒的石径拾级而上，其实山势并不算陡峭，四五个台阶连接着一个小平台，偶尔陡峭处呈螺旋式上升，恰恰给了游人锻炼脚力的好机会。漫步在林间栈道自成一趣，稀疏斑驳的光影洒在林荫道上，在微风的吹拂下跳跃翻滚。木栈道旁边的巨石沉稳安逸，模样各式各样，有的像老人在林间漫步，倾听林风的诉说。茂林间有处“畅远台”，三平方米见方的样子，两排木椅对立而放，一株小树横亘其间，似给平台打开一扇窗。游人可以极目远眺，可以深呼吸，可以聆听鸟鸣，亦可以冥思畅想，都是一种难得的情趣。

秋天到了，山林的色彩斑斓起来了，绿色、紫色、黄色、红色的树叶争奇斗艳、兀自绽放，自顾自美丽，从远处眺望仿佛给蔚蓝的天空点缀了点点斑斓。

晴朗的天气，站在云岭远眺，别具一番风情。向东北而望，蔚蓝的天空与湛蓝的大海在极远处交汇，融合成一条长长的蓝线，偶尔白云遮挡下的海面，犹如一条条墨玉长带；海平面上，忙碌的渔船宛如一朵朵白色的浪花。向东南而望，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、逶迤相连，昆嵛山、养马岛等尽收眼底。

色的蓑草编织而成的，蓑草，也叫龙须草。生长的时候确实是好看的绿色，是和田野里所有绿色植物一样明亮的颜色。但只要将它收割了，晒干拿来编织蓑衣，那蓑草也是会变黄的呀。

到了现代，人们用棕榈来制作蓑衣，做出来的蓑衣颜色是棕色的。如果从材料上严格来区分，可以分别叫蓑衣和棕衣。我想，诗人之所以这么写，还因为青和绿的颜色比较和谐，也可以更对仗，可以写出烟雨江南春天的感觉。

古诗里关于蓑衣的诗词很多。穿蓑衣的人也不一定是干活的农人。唐代柳宗元的《江雪》里写道：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这里穿蓑衣的渔翁在皑皑白雪的世界里，孤身一人。那件蓑衣也许是白色世界里一抹不一样的颜色，渲染出渔翁的孤寂和大侠风范。最被人称颂的豪言壮语是：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苏轼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，虽处逆境屡遭挫折，但自己毫不畏惧，也不颓丧。其倔强性格、旷达胸怀和面对人生困境的豁达境界一览无余，此句被很多人视为座右铭。

小小的一件蓑衣，现代人却引申出了大侠的意象。在类似《英雄》这样的古装电影里，蓑衣似乎成了大侠的道具或伪装。在那水气氤氲、烟雨朦胧的竹林里，穿着蓑衣的大侠在绿色的竹林里匆忙赶路，偶尔还使用一下技艺高超的轻功，便能看见蓑衣在天上飞。

如今，越来越少有农人会穿着不舒服的蓑衣干活。我想，也许以后蓑衣只会在古诗词、博物馆和电影里出现了。